

## 数字人文视阈下《被埋葬的孩子》人物关系探索

郑佩琪

上海大学 上海

**【摘要】**文学作品中人物关系网络的构建与定量分析是文学作品数字化解读的重要内容。美国当代戏剧家山姆·谢泼德的代表作《被埋葬的孩子》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家庭分崩离析的故事，本文基于数字人文理论与方法，挖掘《被埋葬的孩子》中蕴含的人物关系，形成能够呈现剧本人物核心与权力关系的可视化图谱，将非结构化的戏剧文本以更加清晰直观的社会网络进行展示。结合文本分析验证，谢泼德用复杂的人物关系书写美国家庭，透过病态家庭下人的异化，揭示社会意图埋葬的精神荒原。

**【关键词】**山姆·谢泼德；《被埋葬的孩子》；数字人文；社会网络；人物关系

**【收稿日期】**2024 年 5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6 月 18 日 **【DOI】**10.12208/j.ssr.20240004

### Analysis of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in *Buried Child* under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erspective

Peiqi Zhe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network in literary work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digit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digital humanities theory and metho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in *Buried Child*, forming a visual map that can present the core characters and power relationships in the play, and presenting the unstructured dramatic text with a clearer and more intuitive social network map. Combined with the text analysis, it is verified that Shepherd uses complex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to write about the family scandals of American families, revealing the spiritual wasteland that American society intends to bury through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under the sick family.

**【Keywords】**Sam Shepard; *Buried Child*; Digital humanities;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 1 引言

数字人文,又称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入应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它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科学领域的普及应用。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计算机媒介支撑下,人文知识的获取、分析、集成和展示都在发生重大变化。1949 年,意大利神父 Busa 在 IBM 公司马斯·沃森的帮助下用计算机为《圣托马斯》编纂了所有词语和相关作者的索引,成为人文计算研究的开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人文计算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刘炜和叶鹰两位学者指出,数字人文的学科化和系统化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从广度和深度两

个维度重构人文研究<sup>[7]</sup>。数字人文为人文学科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极大拓展,可以实现作品的可视化,进行复杂维度地分析,客观地展示数据结果,揭示作品隐秘的细节等等。

目前,采用复杂网络技术分析文本已渐成为数字人文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特别是相关的社会网络理论和分析技术为评价小说文本对现实的反映程度提供了可能。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测度和分析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和掌握社会结构的性质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sup>[1]</sup>。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语言文学领域称为网络文本分析。而社会网络分析的主旨是,文本可以表示成概念的网络,而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则用与单词所

对应节点之间的边表示，通过分析和定义文本中概念之间的关系网络，就能有效地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来揭示文本中表示的社会结构、意义以及作者的观点。

戏剧《被埋葬的孩子》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山姆·谢泼德的代表作，该剧于 1979 年荣获普利策戏剧奖，该文本以七十年代混乱的美国社会为背景，讲述了美国中西部一个家庭，孙子文斯带着女友雪莉回爷爷道奇家认亲的曲折过程，后随着与家庭成员不断深入交流，旁观者雪莉揭开了这个家族阴暗的秘密。山姆·谢泼德的剧作中总隐含着美国的神话与形象，美国的语言和节奏，以及美国人的恐惧和忧虑，梦想与希望。

作为谢泼德写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被埋葬的孩子》自出版以来备受关注，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这部家庭剧进行研究。学者们主要从现实主义、家庭、美国梦和后现代主义几个主题切入分析，学者帕特森（Michael Patterson）认为《埋葬的孩子》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铺设的，该剧本质上是一部家庭悲剧<sup>[2]</sup>。姜萌萌评价《被埋葬的孩子》将后现代的技艺与后现代精神完美融合<sup>[5]</sup>。作为一个现代美国剧作家，一个放荡不羁的美国摇滚明星，谢泼德的作品通常包含大量的美国流行文化元素。然而，这些流行元素在《被埋葬的孩子》中却被大大削弱了。透过发生在客厅的三堵墙之间家庭成员的对话，读者可以管窥到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异化的交流，而这对话背后畸形的人物关系一定隐藏着什么。然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尚未见有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与阐释。因此。本文拟借鉴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选取美国戏剧《被埋葬的孩子》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目前使用较为成熟的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使用由加州大学欧文（Irvine）分校的学者编写的 UCINET 软件搭载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管理学院系史蒂芬教授（Steve Borgatti）开发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NetDraw 作为文本分析和阅读阐述的辅助工具，对《被埋葬的孩子》中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人物结构并挖掘文本深层内涵。

## 2 《被埋葬的孩子》的社会网络分析

剧作《被埋葬的孩子》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家庭中。在这个家庭里，父亲道奇整日沉

溺于电视节目和酒精之中，等待死神的降临。母亲海丽则无时无刻不在回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为了给死去的、很可能成为全家之骄傲的小儿子塑座雕像，她甚至可以弃家庭于不顾去和一个牧师调情。长子蒂尔顿曾是全美明星橄榄球队的后卫，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现在却是个半残的白痴；二儿子布莱德雷在一次事故中受伤，失去了一条腿。当全家唯一健全的孙子文斯带着他的女朋友雪莉回到老家时，却没人愿意承认他的存在。因为他的突然出现让道奇一家又想起了他们极力要忘却的过去，家庭的耻辱：那个被埋葬的、极有可能是由母亲海丽和长子铁尔顿乱伦而生出的孩子。

本文的数据样本来源于山姆·谢泼德的《被埋葬的孩子》剧本原文，选择戏剧出场的全部人物，共 7 位，分别为道奇（Dodge）、海丽（Halie）、蒂尔顿（Tilden）、布莱德雷（Bradley）、雪莉（Shelly）、文斯（Vince）、牧师（Father Dewis）。本研究首先统计《被埋葬的孩子》中这些主要人物对话次数使用 UCINET 软件处理原始数据为矩阵格式，将数据和处理结果输出至 NetDraw 构建剧本的人物社会网络，并以此进行人物核心—边缘结构和人物中心性研究。

### 2.1 人物矩阵构建说明

选取谷歌图书中的《被埋葬的孩子》（*Buried Child*）剧本电子版，作为统计数据的总体。在统计数据的过程中，先将 7 个人物列出来，列为对称矩阵的形式，然后将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数量记录下来录入 Excel 表格，填入右对角，统计完之后再填充数据为对称表格的形式。两个人物之间没有对话的记做“0”，比如文斯（Vince）和布莱德雷（Bradley）这两个人物在书中没有说过话，因此就记做“0”，其他人物亦是如此，构建的阵详见下表 1。

### 2.2 人物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社会网络中所说的“点”是各个社会行动者，而社会网络中的“边”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sup>[10]</sup>。关系可以是有向的，也可以是无向的。NetDraw 是使用 Ucinet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可视化图谱工具之一，使用 NetDraw 可用图像形式直观地呈现整体人物关系，且从所形成的人物社会网络关系图中可以看出

一个社区中人物所处位置的重要程度。通过统计《被埋葬的孩子》中主要人物对话次数，使用 NetDraw

绘制出《被埋葬的孩子》主要人物关系网络图如图 1 所示。

表 1 《被埋葬的孩子》主要任务对话次数统计

	Dodge	Halie	Tilden	Bradley	Shelly	Vince	Father Dewis
Dodge	7	85	109	1	67	40	0
Halie	85	0	9	2	19	4	18
Tilden	109	9	2	1	47	9	0
Bradley	1	8	1	5	12	0	0
Shelly	67	19	47	12	0	69	4
Vince	40	4	9	0	69	3	2
Father Dewis	0	18	0	0	4	2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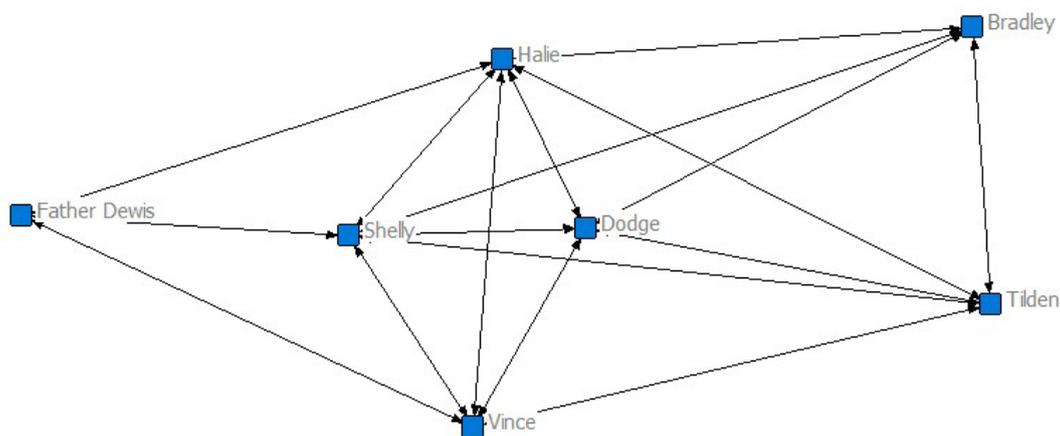


图 1 《被埋葬的孩子》中主要人物的核心-边缘结构关系图

从图 1 中可以发现，家族的大家长道奇(Dodge)占据绝对中心位置，而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的外来者雪莉(Shelly)占据了次中心位，而后是海丽(Halie)、蒂尔顿(Tilden)和文斯(Vince)，最外围的则是布莱德雷(Bradley)和牧师(Father Dewis)。在上述所呈现的《被埋葬的孩子》人物核心-边缘结构中，道奇处于小说的核心，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后续文本分析时需重点关注其故事中的言行，而结构网络中母亲海丽的连接线却是所有人之间最多的，证实海丽这一人物形象即使在故事中不是明面上的谈论主角，但在背后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 2.3 人物中心度分析

社会学中的“权力”概念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权势利益阶层中的“高位”或“核心”，是由他人的依赖性所定义的。一个人在社会网络中所具备的权力，可以通过该点的中心度(centrality degree)予以测量。中心度反映了行为人在诸多关系中的参与程度。一个点与许多点相连，则该点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

相应的也意味该点具有较大的权力<sup>[10]</sup>。由此即可判断一个群体中的权力人物，评价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衡量其在该群体网络中的社会声望等。利用 Ucinet 和 NetDraw 可以进行中心度可视化分析，即可以展现依据中心度大小显示的节点情况。

由图 2 可见，家庭中的母亲海丽(Halie)节点最大，父亲道奇(Dodge)节点大小次之，蒂尔顿(Tilden)、布莱德雷(Bradley)、雪莉(Shelly)、文斯(Vince)的节点大小相似，牧师(Father Dewis)的节点最小。如此可见，母亲海丽是这部戏剧中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同时，贯穿戏剧全文、脾气古怪的道奇却退居第二，性格叛逆的蒂尔顿，独腿的布莱德雷，曲折认亲的文斯以及家庭旁观者雪莉，则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将戏剧藏在深处的人物关系以直观的可视化图像呈现出来，为后续文本的人物关系以及作者意图提供有力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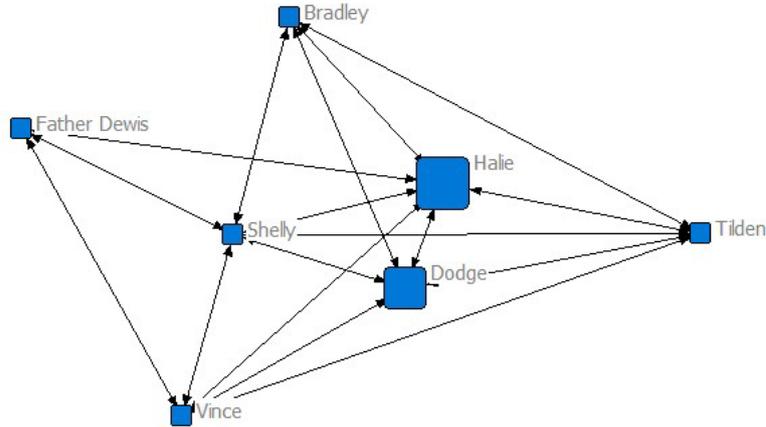


图2 《被埋葬的孩子》人物社会网络关系中心性分析

### 3 《被埋葬的孩子》人物关系阐释

面对一个混乱的社会，谢泼德创作《被埋葬的孩子》，以其作为一种描绘当代美国社会的手段。在他的作品中，他对理性的、客观的现实主义不感兴趣，在他的剧作中他完美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在纷扰情绪和怪诞的内心现实。作为一名剧作家，谢泼德通过一系列感性的戏剧语言、意象及舞台手段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剧作家与他的观众一同揭开过去的伤疤。通过上章的社会网络分析，笔者从《被埋葬的孩子》人物核心-边缘结构图，以及人物社会网络关系中心性分析图得到有效数据，以此为依据结合文本分析，进一步分析《被埋葬的孩子》复杂的人物关系。

#### 3.1 核心却落败的父亲

《被埋葬的孩子》人物核心-边缘结构图中，道奇处于小说的核心，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受原生家庭的影响，谢泼德的作品中充满了自己父亲的影子，他借纸笔讨伐父亲的伪装和对家庭的不负责任。谢泼德以自己的父亲为基础塑造了道奇（Dodge）。道奇具有与谢泼德父亲同样的特征，爱喝的酒鬼酒，家族里的大家长，有怪癖和性功能障碍的老人。同时，道奇又如神圣的国王一般，不容许任何不符合秩序的事情发生，绝不放弃手中的权威和尊严。《被埋葬的孩子》中，谢泼德对道奇的描述则与这落败的老国王形象相呼应。道奇曾是家庭这个领地里最强大的“国王”。作为统治者，他用强大的力量支撑起家庭的运转，在他的管理下，后院的庄稼硕果累累，家庭里的孩子们都健康成长。“我们这个家过去可是个家底殷实的人家。所有的孩子都在健康成长。我们的农场生产的牛奶可以灌满两个密执安湖，一切

都安顿妥当了”<sup>[3]</sup>。然而在人物社会网络关系中心性分析图中，道奇这个家庭的“国王”的影响力却退居第二，回归文本，发现其主要原因是道奇年老力衰，威慑力减弱，但还有一个隐藏的因素，是道奇犯下了杀婴罪。在人物核心图位居第二中心的家庭入侵者雪莉的话语攻击下，道奇精神奔溃不断忏悔，道出家庭的秘辛，“我杀了他，用水溺死的。他没有任何挣扎，没有发出声音，就这么让生命消散了”<sup>[3]</sup>。他埋葬婴儿的行为象征着他埋葬这一家族丑闻的决心。但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他成为一个合格国王的能力，他犯下了杀婴罪，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戴罪之身，无法再统治这个王国了。一个孩子的死亡会动摇一个家庭的根基，甚至会威胁到其恢复正常的生产力，谢泼德将这一悲剧事件运用到了极致。

#### 3.2 边缘却极具影响力的母亲

《被埋葬的孩子》人物核心-边缘结构图中母亲海丽（Halie）虽位于边缘，但她节点的连接线却是所有人之间最多的，这意味着作为谈话对象，她被选择的次数最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海丽是这个家庭的焦点。在后续的《被埋葬的孩子》人物社会网络关系中心性分析中，海丽的节点最大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心度反映了行为人在诸多关系中的参与程度。一个点与许多点相连，则该点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相应的也意味该点具有较大的权力<sup>[10]</sup>。从中心性图中，我们先行推测海丽在家庭的各种事件密切相关。而后返回文本，发现海丽的言行总是在蔑视“国王”道奇的权威。面对着年老色衰性功能失常的道奇，海丽恶毒的责骂道，“你没日没夜地坐在这儿，慢慢地腐烂！化脓！你腐烂着的身体使这所房子充

满了臭气”<sup>[3]</sup>。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个埋在家底的秘密除杀婴外，还有母子乱伦。虽然已经到中年，但蒂尔顿和布莱德雷还没有结婚，仍然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因此，这个家庭中，母亲海丽成了唯一的女性，也是他们可以获得安慰的唯一来源。蒂尔顿和布莱德雷的行为与成熟独立的正常成年人不同，他们在母亲海丽面前，总表现得如幼童般渴望得到母亲的关心。当大儿子蒂尔顿被海丽威胁着要赶出家门时，蒂尔顿突然哭了起来，像一个非常害怕离开母亲的孩子。二儿子布莱德雷在心理上也极度依赖他的母亲。他在母亲面前总是很温顺，当雪莉向海丽大喊大叫时，布莱德雷立即反击，“你不要对我母亲大喊大叫”<sup>[3]</sup>。他的反应体现了对母亲的保护和占有欲。蒂尔顿和布莱德雷都对他们的母亲海丽有严重的心理依赖，并有意无意的对母亲海丽产生性幻想，只是区别于实现的方式。长子蒂尔顿的方式最为直接，从道奇的忏悔中得知，蒂尔顿和他母亲海丽发生了实质性的乱伦行为。像俄狄浦斯一样，蒂尔登取代了他父亲丈夫的位置，与他母亲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家庭所有的成年人都是有罪的，丈夫是杀人犯，妻子是背叛者，儿子是通奸者，他们都应该受到指责，但他们企图把自己的罪过转移到他人身上。那个由母亲海丽和长子蒂尔顿乱伦产下的孩子，被道奇淹死并埋在后院。不被伦理承认的孩子的出生被认为是对既定家庭的威胁，其死亡似乎是恢复他们生活秩序的唯一途径。小婴儿原是纯洁美好的象征，却被残忍杀害去赎回整个家庭的罪过，罪行的后果反噬到整个家庭上，他们逐渐疏远和分离。剧终时，蒂尔顿手捧从泥土中找回的婴儿的尸骨，一步步走上楼梯，想把它还给他们共同的母亲。

#### 4 结论

谢泼德的《被埋葬的孩子》讲述了一个美国西部家庭的故事，这部剧作可以说是谢泼德回归现实主义创作的标志，但在对美国家庭的现实描述的形象下，故事仍然笼罩着神秘和暖味的色彩，其人物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意蕴深刻。本文借鉴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采用目前使用较为成熟的社会网络分析法，以UCINET软件搭载社会网络分析软件NetDraw作为文本分析和阅读阐述的辅助工具，对《被埋葬的孩子》中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梳理，为

文学文本的分析提供定量依据。分析发现谢泼德将戏剧核心人物定位在一家之主道奇身上，却将话语中心隐藏在母亲海丽身上，以此揭示混乱的家庭关系，批判家庭的罪孽。但谢泼德要传达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家庭，而是对美国社会的批判。美国社会如道奇一家，是一片已经播种的土地，“它”的根深陷在被忽视的土地里，虽活着，但已经腐烂，畸形的基因还在代代相传。谢泼德想借此揭露美国社会的病态，警惕轻松欢快表面下孤寂与罪恶的精神荒原。

#### 参考文献

- [1] Butts, Carter 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methodological introduc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 (2008): 13-41.
- [2] Patterson, Michael. *Oxford Guide to Play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Shepard, Sam. *Buried Child: A Play*. New York: Vintage Book, 2006.
- [4] 杜新宇. 身份缺失与人性的回归——谈山姆·谢泼德的剧作《被埋葬的孩子》[J]. 理论学刊, 2007, 155(01):125-126.
- [5] 姜萌萌. 集体的情感感悟与心理体验——《被埋葬的孩子》的仪式原型解读[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02):42-48.
- [6] 刘海燕, 尹晓虎. 文学作品中的“小世界”——菲茨杰拉德小说人物关系网络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5, 30(12):102-107.
- [7] 刘炜, 叶鹰. 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05):32-41.
- [8] 宋雪雁, 钟文敏. 数字人文视角下《谭延闿日记》人物关系挖掘及可视化研究[J]. 情报科学, 2022, 40(06):25-35.
- [9] 杨鑫, 宋卓远, 朱东霖, 杨云帆, 郑绍阳, 杨秀璋, 罗子江. 基于共词分析的小说人物关系研究[J]. 现代计算机, 2019(35):3-7.
- [10] 朱庆华, 李亮. 社会网络分析法及其在情报学中的应用[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8, 175(02):179-183+174.

版权声明：©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